

季林

季羨林 主編

華 林 博 士 文 庫

①

# 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

陳 明 著



中 華 書 局



華林博士文庫

# 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

陳 明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陳明著. —北京:中華書局,2002  
(華林博士文庫)  
ISBN 7-101-03544-2

I . 印... II . 陳... III . 民族醫學—研究—印度 IV . R793.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55677 號

責任編輯:柴劍虹

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

陳明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

850×1168 毫米 1/32·20 1/2 印張·480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定價:36.00 元

---

ISBN 7-101-03544-2/K·1492



**華林博士文庫編輯委員會**

**主 編**

季羨林

**願 問**

饒宗頤 王永年 照 誠

**編輯委員**

王邦維 葛兆光 湛 如 陳 明 李四龍

**主辦單位**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上海龍華古寺

## 總 序

季羨林

“博士”一名，古已有之，幾個朝代都使用過，指的是一種官名。現在我們使用的“博士”，則是舶來品，是英文 doctor(其它德、法等語也一樣)的翻譯，舊瓶裝新酒也。

歐美的教育制度，頗多不同之處。僅就我比較瞭解的德國而言，那裏不大有“畢業”這個概念。一般的情況是，一個學生經過小學、中學、大學十幾年的學習，最後在一個大學安定下來，選中了一個教授，參加了他的討論班，最後被教授認可，願意收為弟子，於是給學生一個題目，由學生自己去作。再經過幾年時間，論文完成，教授同意。於是確定時間，進行答辯。答辯的範圍共有四個：論文本身，一個主系和兩個副系，共有教授三人。主席照例是文學院長，因此答辯委員會一般都由四人組成。委員們巍然高坐，有如法庭。學生是審問對象。教授提問有極大的自由，上天下地，蒼蠅蚊子，無所不可。聽說漢堡大學一位中國學生以漢語為副系，不過圖省力而已。結果教授問：莎士比亞和杜甫誰早？學生答曰：莎士比亞。教授莞爾而笑，說道：“候補博士先生，對不起，你落第了。”我又聽說，十九世紀後半葉德國醫學權威 Virchow，學生答辯時，他捧出了一盤豬肝，放在桌上，問學生這是什么。學生遲疑了半天，不敢答覆。最後教授說：“這是豬肝。”學生說：“我也看着像豬肝。但

是答辯會教授先生怎么能拿豬肝出來呢？”最後教授說：“你做不了真正的科學家。既然認定是豬肝，為什麼不敢說出來呢？”類似這樣的故事，我還聽過很多。你從中可以悟出來研究學問的道理。

至于博士論文，這當然是獲得學位的主要根據。這是一個學子展示才華，顯露鋒芒的最佳的地方。德國教授對論文的要求不算太低。一篇論文必須有點新東西，有點原創性。原創性當然有高低之別。但是，不管是高是低，你必須有，則是不可逆轉的要求。否則東抄西抄，下筆萬言，也只等于一堆廢紙。德國這一點小小的經驗，很值得我們中國學習。

我們中國實行博士生制度，不過只有二十來年的歷史。但是，一實行，首先就碰到攔路虎，這一條虎就是教授膨脹。據報載，一個大學裏的一個系共有七十名教員，其中有六十八位教授。這是否是事實，我不敢說。全國教授的總數，我也不知道，反正其數量是極大的。每一個教授都招博士生，勢所不能。于是某一些人又充分發揮了創造力，製造了博士生導師，簡稱“博導”這樣一個詞兒。博導評審權最初掌握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手中。後來授權幾個大學自己評審。于是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笑話。某大學某系論資排輩，某教授應該擔任博導了，而該教授此時正想寫論文投到某一位博導門下當博士呢。

笑話歸笑話，我擔心的是博士論文的質量。近十幾年來，我讀的博士論文不多，總共也不過三四十篇。總的來看，質量當然會是參差不齊的。但是其中頗多優秀之作。這證明了我們實行博士生制度是成功的，對推進學術研究起了積極的作用。

對博士論文的作者這一群博士們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是論文的出版。試想一個青年人坐着冷板凳，開電燈以繼晷，恒兀兀

以窮年，好不容易製造出一篇論文，結果只有幾個人看。他們鬱悶和失望，不是很自然的嗎？但是，出版又談何容易。哪一家出版社也不肯斥巨資出版很難有銷路的博士論文。十幾年前，海峽對岸主持文津出版社的邱鎮宗教授鼎力相助，在大陸同仁的協助下，賠錢出版“大陸文史哲博士叢刊”，出了百餘種後，無法持續下去，只好停刊。我個人認為邱教授這種善舉實在是功德無量，將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

現在這樣功德無量的善舉又有人開始運作了。這是由兩個機構共同促成的，一個是上海龍華古寺的“華林獎學金”，一個是北京的中華書局。這真是天造地設的好搭檔。同這兩個機構我都有誠摯的友誼。上海的龍華寺，是一座佛教千年古剎，現任住持照誠法師年輕有為，操行冰霜，寺管會副主任王永平居士清明朗照，他們多年來關心當前我國人文科學的發展和研究工作，出版《華林》學術輯刊，舉辦學術講座，在北大等高校設立“華林獎學金”，不能不令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北京中華書局一身正氣，我曾幾次稱之為“中流砥柱”，中華不出一本壞書，在出版界是難能可貴的，這非砥柱而何？我希望這砥柱不被蛀蝕而愈加堅固。在促成這一番功德無量的事業中起重要作用的幾位朋友中，有幾位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忘記。“華林”方面是湛如博士，沒有他的努力，這一件事是成不了的。中華書局方面則是書局領導及漢學室的幾位編輯。沒有他們的支持，這一件事照樣是完成不了的。王邦維教授也做了許多推動工作。對以上幾位朋友，我必須表達我最誠摯的敬意與感謝。

由于衆所周知不言自明的原因，我們還不能把所有的博士論文都納入我們的文庫中。我希望，年輕的博士們，不管你的論文是

---

否已經納入文庫，都要更上一層樓，鍥而不舍，繼續鑽研，以便取得更新更大的成績。你們都不要忘記李商隱的詩句：“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你們要亮出你們清越的鳴聲，與全國人民一起共慶升平。

2003年1月23日



## 前 言

照誠(上海龍華古寺方丈)

世紀轉型，萬象維新。

今日之佛教，是二千五百年風雨滄桑後的繼往開來，是二千五百年和平傳播後的一脉相連，是世界兩大古老文明燦爛交流與輝煌融合，更是五千年歷史文化的薪火傳燈。

龍華古寺，上海名刹，創建於三國赤烏年間，名僧輩出，解行相應。今日之龍華，承傳統之雄風，開未來之壯美。在已故明暘法師、王永平等大德居士的引領下，龍華古寺已經邁進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兩序大眾將以文化闡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悲回報社會，以禪修淨化人心，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而不懈努力。作為文化建設工作的一部分，龍華古寺與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攜手合作，在中華書局出版“華林”博士文庫。

未來的歲月，我們將繼續高舉“愛國愛教、團結進步”的大旗，繼續為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做出應有的貢獻。要遵循佛陀的教導，堅持正信的理念，“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要持續人間佛教的大方向，慧炬常明，開創佛教的嶄新局面。

“華林”博士文庫旨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倡導刻苦治學與學術創新，為有潛力的青年學人提供機會，促進新生學術力量的不斷成長，以期推動我國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發展進步。

“華林”博士文庫為多卷本叢書，入選作品必須是在其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訂的專著。內容涵蓋文、史、哲、考古。入選的標準是學術質量。其基本原則是學術品質、公平公開、規範運作。力爭每年出版 3—5 本專著。相信在學界泰斗季羨林先生的主持下，有學界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華林”博士文庫的出版一定會取得預期的結果。

## 序 言

王邦維

比較仔細地讀陳明的論文，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時陳明是北京大學東方學系的博士研究生，經過三年——其實不止三年，他從念碩士生開始，就花了很多，也許是大部分的時間在我們專業聽課——的學習和研究，完成了學位論文的寫作，我作為他的指導教師，需要對整個論文的內容提出意見，同時還要寫出評語。他的論文，雖然在最初選題時費了點周折，內容上前後也修改過幾次，但總的說來，寫得還算是比較順利。對他最後完成的論文，我當時的印象不錯。我們專業，十分冷僻，多年沒有本科生，碩士生有幾個，不多，博士生則更少，平均算來，大約兩三年才有一個畢業的。選擇這樣的題目做論文，一般人看來，不僅冷，也許還怪。以陳明最早的學術背景，他最先的基礎，論文最後能做成這樣，很讓人高興，坦白地說，甚至多少有些超出了我原先的估計。我的看法，他在北大幾年的學習和研究中，鏗而不捨，細心，同時捨得真正下功夫，而不取巧，是他能寫好論文最主要的原因。這樣的態度，也為他後來做其它的研究開了個好頭。

對陳明的論文本身的意見，最基本的，我已經寫在了評語里。

我在評語中講：

“傳統醫藥及醫藥史的研究，近年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注意。中國和印度同為文明古國，很早就發展出各自的醫藥治療的實踐和理論，內容豐富，傳統悠久。中印之間又有兩千年以上文化交流的歷史，在醫藥方面也有很多交流的證據。陳明的論文《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選擇了一個在該領域內非常有創新意義的題目，並做了大量翻譯和實證性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礎上從醫藥文化交流的角度，兼及宗教、語言、文獻諸方面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研究結論，由此說明中外文化交流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物質及精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論文的貢獻和價值具體體現在：

一、首次將印度的梵文醫典《醫理精華》譯為漢文，因此為各方面有關的研究奠定了一個重要的基礎。從語言和內容上講，這部經典翻譯的難度和工作量都很大。這尤其體現在對大量專有名詞所作的比定、對證和解釋上。

二、根據印度、古代中亞和中國幾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對有關中印醫藥文化交流的諸多問題作了有條理，有系統的研究，並有新的發現。研究中提出的一些結論既有說服力，也有創新性。研究中整理出的某些資料在今後甚至可能具有一定的開發和應用價值。

三、幾個附錄對將來進一步的研究工作，例如編纂專門性的梵漢詞典或藥典會非常有用。”

博士論文的評語，有大致規定的一個格式，評語的行文雖然往往不免有些“套話”或是溢美之辭，但我在評語中說的，却都是我真實的意見。時間已經過去三年，這三年里，陳明在他論文的基礎

上，陸續正式發表過一些文章，現在回過頭去看，他的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還能得到承認，這或許也算是在一個更大範圍內對他論文的一種評價。

但這些這里似乎也不用再多談。從陳明的論文出發，這里祇想談兩點評語以外的意見，一是怎樣拓寬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的範圍，二是研究的方法和路徑問題。

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以及與中印文化交流有關的題目，最近幾年有興趣的人似乎在增加。這當然是好事。有關的文章乃至專著逐漸地多了起來。這些文章和專著，討論的題目多數與佛教有關。這不奇怪。在中印兩國兩千年文化交流的歷史上，佛教確實是最大的一樁因緣，許多故事都圍繞佛教而展開。但是，中印文化的交流的範圍遠不限於佛教。佛教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但僅僅祇是一部分。印度和中國，歷史同樣的悠久，文化同樣的豐富，中印之間在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兩個方面的接觸和交流，佛教之外，還有許多內容。陳明論文所研究的，即是一個例子。《醫理精華》是印度古代的醫書，用梵文寫成，可是它傳出了印度，先後被譯為藏語、古和田語、古回鶻語以及阿拉伯語四種文本，對古代使用這些語言的地區的醫學產生過影響。藏語、古和田語、古回鶻語都是中國的民族語言。這幾種文本，雖然是殘本，却都發現在中國，尤其是古和田語的殘本，出自以漢族居民為主的敦煌的藏經洞。知道這一點，實在有重要的意義。因此，雖然《醫理精華》沒有古代漢文的譯本，但如果說它代表的印度醫藥的知識，首先在“胡地”流傳，然後再直接或間接地傳到或影響到“漢地”，則恐怕是無法否認的事。具體的細節，陳明論文中就有討論。唐代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記》里總括當時印度的學問，講到“五明大論”：第一聲明，第二工巧明，

第三醫方明，第四因明，第五內明。佛教屬於“內明”的一部分。依這樣的標準，我們國內的研究，一直以研究“內明”中的佛教為最多，“因明”有一點，不多，其它三“明”則很少或往往是空白。對那些佛教以外的研究題目，我們因此也應該作更多、更廣泛一些的關注。陳明的研究，屬於“醫方明”，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既是朝這方向的一個努力，研究的成果也填補了一處空白。好在前面講到的現象目前正有所改變。例如對印度“聲明”的研究，不久前國內有新書出版。對印度古代天文學與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的關係，過去已經有過一些研究，現在也有人正在做進一步的研究。但印度文化和中印文化交流中有許多問題，範圍既廣，研究難度又大，顯然還需要進一步拓寬拓深，否則很難真正有新的突破和發展。

從陳明的論文，我想到的，這是第一點。

我想到的第二點，是研究的方法和路徑問題。陳明的論文，除了選題上有自己的特點外，另一個特點是他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實證性的翻譯、對比、考釋上，所有研究意見的提出，都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上。除了翻譯，論文用了相當的篇幅對文本的來歷、流傳和現在的研究狀況做介紹或考察，對一些問題進行考證，同時又花了大量的功夫對專有名詞進行比定、對證和解釋。就範圍而言，可以說與文獻、語言、訓詁、名物、歷史、考古、宗教等都有程度不等的關聯，方法則一以貫之，曰考證、曰比對、曰釋義，最後纔得出結論。在我看來，這樣的研究，雖然往往被人譏為瑣碎，以為是鉅釘之學，但其實比時下的許多空論要強，因為這樣得到的結論比較可靠，而且有用。微言大義也好，宏論謙言也好，其實都需要先有文獻，常常還包括語言、考古等多方面證據的支持纔能成立。清代有學者講“訓詁明則義理明”，這話從某種意義上講不無道理。

說到有用,我想再補充一點,我在“評語”中提到了陳明論文中的幾個附錄,因為我以為,在中印文化研究的範圍內,我們今後實在應該在經過認真研究後,編出一些專門的詞典或工具書。這類詞典或工具書,既是一個階段性的研究成果,也是進一步做研究的基礎。一部佛教的《法華經》,日本學者就編出了好些種不同類型,不同用途的詞典、索引、集成,就是一個例子。陳明的論文已經有一些基礎,但更多的工作還留待將來。

給朋友的書寫序往往是件難事,給自己的學生的書寫序似乎更難。陳明的論文現在經過修改,要印成書了。這書無利可圖,不用包裝,也沒有人會來包裝,既不是“榮譽出品”,也不用“隆重推出”。它祇對有興趣者有趣,對有用者有用,但我相信,它對相關的學術研究會是一個貢獻。書出版之前,陳明要我寫幾句話。這對我似乎有些義不容辭。但我以上的意見,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會同意,質之同行與朋友,或可得到批評和指教。

2002年7月24日

## 縮 略 語

<i>Ahs.</i>	<i>Aṣṭāṅga-hṛdaya-saṃhitā</i>
<i>Bo.</i>	<i>The Bower Manuscript</i>
<i>Ca.</i>	<i>Caraka-saṃhitā</i>
<i>JEĀS</i>	<i>Journal of the European Āyurvedic Society</i>
<i>JP.</i>	<i>Jivaka-pustaka</i>
<i>Si.</i>	<i>Siddhasāra</i>
<i>SiN.</i>	<i>Siddhasāra-Nighaṇṭu</i>
<i>Su.</i>	<i>Suśruta-saṃhitā</i>
《大正藏》	《大正新修大藏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
《藥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義淨譯)
《梵和大辭典》	荻原雲來編《梵和大辭典》
《梵英詞典》	<i>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by Monier Monier-Williams</i>
《翻譯名義大集》	榊亮三郎等編《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 目 錄

上 篇 《醫理精華》文本研究	1
《醫理精華》的內容及其研究綜述(代前言)	3
第一章 《醫理精華》與中印醫學文化交流	27
1.《醫理精華》與《鮑威爾寫本》之比較	27
2. 印度古典醫學在敦煌的實例分析 ——以《醫理精華》為例	67
3. 與《醫理精華》相關的胡語醫方	120
4.《醫理精華》的主要藥物在唐宋本草中的應用	146
第二章 《醫理精華》與印度佛教醫藥	189
1. 印度佛教醫學概說	189
2.《醫理精華》和印度佛教醫學理論之比較	211
3. 印度佛教律藏藥物分類略考	235
4.《醫理精華》與律藏藥物術語的比定	257
5.《醫理精華》與佛教醫方之比較	292
下 篇 《醫理精華》文本翻譯	315
1.《醫理精華》文本翻譯	315
2.《醫理精華詞彙》翻譯	525
3. 部分翻譯名詞詳注	547